

Hu Xiao Shan Zhuang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黄水乞 高宪田 杨信彰 译

全译本

海峡文艺出版社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黄水乞 高宪田 杨信彰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著 黄水乞 高宪田 杨信彰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公安蓝盾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东浦路 121 号 邮编:350013)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8.5 印张 4 插页 26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印数:20001-25000

ISBN7-80640-014-1

I·909 定价:6.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埃米莉·勃朗特（1818—1848）甚至比简·奥期汀更怀疑那种旧框框，即将写小说与广博的、冒险的、也许不羁的个人经验联系起来。或者，我们可以说，她赞成艺术家不能亲自“体验”生活，而靠塑造生活的另一种简便的陈规老套。因为，将生活归入幻想和梦想的例子，将生活献身于艺术不如将生活与艺术相连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一个很有胆识、却又非常沉默寡言的年轻女子。她性格内向，离群索居，难得远离霍沃思——她的约克郡牧师住宅。即使对于邻近的环境，她最熟悉的莫过于旷野。她常常独自到那儿散步。她姐姐夏洛蒂（《简·爱》的作者）曾写道：“埃米莉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农民的实际了解，并不见得比一个修女对有时路过修道院门前的村民的了解多。”

然而，她的家是最著名的牧师住宅。在这个僻静的地方，出色的三姐妹（她们的笔名分别是“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和一个天才的但自甘堕落的哥哥将他们的童年、青少年，甚至成年的岁月花在创作虚构的王国的荒唐的和复杂的浪漫故事上——尤其是安格里阿王国和冈多尔王国，里面居住着热情的、但常常是不法的男女冒险家。通常，由于父母和教师们的阻止，孩子们骇人听闻的幻想生活很快遭到压制、削弱和扼杀，被强行推入无意识之中。多年之后，少量的浪漫故事可能以艺术创造的曲解的故事从无意识中出现。然而，勃朗特一家并未曾发生这种情况。4个小孩在开始写浪漫故事这一复杂的家庭游戏时年仅6—10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浪漫故事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断地编造好几个幻想故事，常因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中断而感到非常苦恼。注重实际的夏洛蒂23岁

时便摆脱了安格里阿，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幼儿迷恋自感问心有愧。夏洛蒂在7年里已写了20部中篇小说。但是，艾米莉二十四五岁仍然泰然自若地继续写她的冈多尔诗歌和故事，事实上，一直持续到写《呼啸山庄》前夕。“我们打算通过这些小坏蛋来固守阵地，”她在27岁生日时这样写道，“只要他们能使我们开心的话。这，我可以高兴地说，目前确实如此。”

因此，这就是艾米莉·勃朗特的“经验”。只有她的优美的诗歌和一部小说真正地揭示了这种经验：即根据无穷无尽的、几乎是合作的文学幻想的阅读；上教堂做礼拜的步行和到旷野的散步；几个邻居姑娘和一任任不称职的副牧师的友谊；学生和家庭女教师时代所作的几次短暂的、痛苦的离家旅行，其中有一次旅行使她和夏洛蒂远达布鲁塞尔；还有她听到的那些邻居的故事——正如夏洛蒂所说的，艾米莉记忆中保留下来的“每个粗野邻居的那些秘密的年鉴”，尤其是“悲惨的和可怕的个性”。除了诗歌和一部在当时完全失败的小说之外，全部就这么一些了。接着，便发生了那无法解释的、蓄意的和迅速的体力衰退和死亡。像她小说中的凯茜一样，艾米莉有意地拒绝阻碍死亡发生。

不论这部伟大的小说对被忘却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补偿，然而，它是对被深刻理解的生活的极为出色的描绘。它不是对社会，而是对生活的描绘，因为艾米莉·勃朗特有足够的智慧接受自己的缺点，并将它们化为力量。她培养而不是反对自己内省的癖好，因此，对内心的矛盾冲突了如指掌——甚至对无意识也有一些直观的了解。对广阔的世界见识这么少的她明智地把自己的活动舞台缩小为两个孤立的家庭和旷野，于是，确保了对内部戏剧性事件较强的注意力。这一狭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小凯茜直到13岁才离开家，然后马上落入呼啸山庄那个残暴人的魔掌）有着小说所需要的一切重要事实，也有神话故事和旧民谣的较大量的无异议的事实。

然而，内省能使这么无经验的作者走得多么远，这是令人惊讶的。使19世纪中叶的读者感到沮丧的是，《呼啸山庄》表现了强烈地专注于热情的、甚至性爱的生活——不是浪漫幻想的熟悉的情感上的过度行为，而是一种可怕的意识：情欲确实可以是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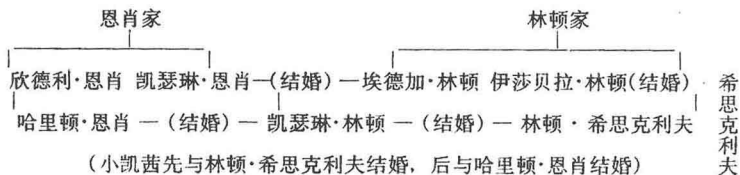
夏洛蒂·勃朗特为《呼啸山庄》1850年版本作了一个序。这个序似乎

在奇怪地向现代读者表示歉意。然而，道歉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小说中今天吸引我们的许多阴暗面对于早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认真的，或者温柔的读者一定非常反感。这样的读者必然对有意强调在阴森、冰冷的气氛中的“悲惨和可怕的个性”，对连篇累牍地叙述迷恋、虐待狂和反常者，叙述因受虐待和愚昧而变得残酷无情的孩子们的遭遇感到不满。

诚然，这一切只是我们 20 世纪小说的熟悉领域。我们习惯客观的、非说教的方法——当时的读者就不然。这种方法以一个参加的讲述者来代替一个健谈的、自信的作者，同时，至少过滤了小说家的个人“意见”。也许，说小说的生活观点不道德或没有道德标准是过分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一个人的生存和满足似乎比这个人在道德范围上的位置来得重要。无论如何，“好”人当然是最不值得纪念的——除非我们同意多情的人等于好人的看法。

埃米莉·勃朗特作品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对我们似乎比 1847 年的读者更显得不那么反常（我们都读过康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的作品）。因为，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发生的事件不是作为大量逻辑上归类的资料，甚至也不是作为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的故事，而是通过深思熟虑地涉及一种非常现代的“印象主义”的方法，才为我们所了解的。我们（随着愚笨的洛克伍德）被领进一个激起未经解释的仇恨和迷恋的家庭。我们必须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到那些非常遥远的，却又近在眼前的最初的悲惨事件。我们摸索的结果是：我们也被卷入和牵连进去了，因为我们都无法获得透彻的叙述。在作者费尽心血的地方，读者依然摸不着头脑。^①

① 埃米莉·勃朗特预料会发生人名及其关系的某些重大的混乱，福克纳就喜欢用这样的人名及关系来困惑我们。在特定的某一页中，我们与哪一个“恩肖”和哪一个“林顿”有关呢？由于福克纳的一些小说现在都载有解释性的家谱，因此，《呼啸山庄》的一些现代版也提供了一个家系图：



现代优秀小说家马克·肖勒称赞《呼啸山庄》是一部构思最严密的英语小说之一，许多评论家也指出其布局的好几处对称。然而，在我看来，对待这部小说的形式的这种态度是极易引起疑问的。相反地，我发现这是一部费解的、出色的和不完美的小说。偶尔，它对主要观念与强调失去了控制。但是，支配结构的理论构想是够清楚的。这就是悲剧故事在第二代的重复或存在着重复的危险——由新演员重新扮演每一个愚昧的角色，重演往昔的苦难。第一个凯茜——凯瑟琳·恩肖喜欢自己和无父母的希思克利夫的童年生活，对他爱得太深了，以致他似乎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他天生的粗野鲁莽因欣德利·恩肖的残忍而变得愈加严重，使他处于半文盲和无教养状态。于是，凯茜反而选择与文雅的和柔弱的埃德加·林顿结婚。她奇怪地认为自己可以维持这两种关系：社会的关系和未受控制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和情感的关系。但这证明是不可能的。随着最后的分裂以及希思克利夫和埃德加不可避免的分开，凯瑟琳选择了死亡。此后，希思克利夫专心于两项迷恋计划：他要迫使林顿家和恩肖家的下一代重演这一悲剧故事，以此来向生活报复；同时，他将在今后 17 载的余生中设法与已死去的凯茜传递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凯茜的死几乎发生在小说的正中间。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残忍的欣德利的角色由希思克利夫担任。希思克利夫试图使哈里顿·恩肖像自己过去那样蒙受屈辱。但是，第二代情侣是他们前辈的弱化的变体，几乎是拙劣的模仿：怪诞可笑、乳臭未干的林顿·希思克利夫取代了埃德加·林顿，哈里顿则是更粗俗、但较缩手缩脚的希思克利夫，凯茜·林顿则是更加可爱却较不活泼的凯茜·恩肖。当然，这一切都是作者的意图。作者也许已经有了遗传和退化的理论。但是，除了表明希思克利夫的不人道外，这些重现达到什么效果还不清楚。也许，这暗示了一股恶魔似的野蛮的力量已经得到抑制和驯化，这样，终于使幸福的婚姻成为可能。然而，许多读者肯定会对于失去了原始的力量与活力感到可悲，这一小小的天地已经弱化了。作者的措词能力和戏剧化的能力也减

弱了，作品已变得毫无生气。只有最后大胆地描写希思克利夫不顾一切地试图与凯茜的鬼魂联络的那几页才显示出作品早些时候的某些力量。然后，我们突然恢复了小说 300 多页前对他的许多同情。当时，他突然大哭起来，并发出了感人肺腑的恳求（被愚蠢得令人不快的洛克伍德无意中听到）：“‘进来！进来！’他抽泣着说，‘凯茜，一定要来。噢，一定——再来一次！噢！我的心肝宝贝，听我这一次，凯瑟琳，最后一次！’”

最令人不安的结构上的弱点正在这儿——在于小说 300 多页隔断了这两项恳求的事实。因为，这决定了小说对希思克利夫的反复无常的和不明确的处理。这一复杂的观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不断地使合理的判断和同情保持平衡，正如康拉德会对吉姆勋爵，或者福克纳会对托马斯·萨特彭抱这种复杂态度一样。甚至在希思克利夫到来的叙述，以及他的身世的奥秘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明确之处。他是值得同情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呢，还是恶魔似的令人生畏的使者呢？在小说的开头几页柔弱、笨拙的洛克伍德的闯入增加了我们对希思克利夫的同情；后来，过度地使内利着魔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她在这方面比得上福克纳作品中的罗莎小姐。同时，从小说最后几页，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两个希思克利夫并排着，各自要求作出某种反应：多年来试图与死去的凯茜联络的忠实的、受折磨的情人和残忍的甚至虐待狂的丈夫、父亲和户主。但是，阅读小说的中间部分是得不出这种并列关系的。它不能被体验，只能在想象中被再现。因为必须承认我们把那种忠诚和赎罪的迷恋忘得太久了。小说的中间部分根本不完全的人物描写是故意的呢，还是出于无心的呢？也许谁也无从了解。但是，许多迹象表明读者对希思克利夫的看法不是得到有控制的操纵，而是表明作者对希思克利夫的看法的严重的摇摆不定。她在戏剧性地刻画希思克利夫这个畜生时，可能把他受害者的一面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

然而，这部小说经受住了这种不平衡和不确定性。人们也许要问：《呼啸山庄》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大多数伟大小说所具有的对事物和人类的基本真理的特殊想象力——也许作者未加强调甚至非有意的起支配作用的

专注与迷恋，在故事的表层底下过的也许是一种秘密的生活，却强化并丰富了这一表层？对于一个常常极其陌生的、发人深思的曲解和秘密的创造力来源来说，主题这一字眼似乎太生硬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中心。有些读者可以在希思克利夫“伟大的恋情”和忠诚中找到它。他的恋情和忠诚使其他一切，甚至包括善良，似乎显得毫无相干。这是人类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儿，因一个骇人听闻的幻想故事——完全与坟墓以外，最终甚至与坟墓里那个被爱的人的联络——而使之更加充实。也许，发人深思的曲解可能存在于希思克利夫野蛮怂恿的奇怪的再扮演方式中。也许，它可能存在于一个压倒一切的性权力的印象中：恶魔希思克利夫仍然代表被衰弱的、无力的情人们包围着的原始力量。根据马克·肖勒的说法，从小说的技巧发现，小说非本意的意义在于它的“人生浪费的毁灭性景象”和不道德恋情的毁灭。

这一切也许是真的。无疑，只有女人会想象出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物——不顺从的、报复性的和忠实的人物，只有代理人哈里顿这一角色才能使这一人物屈服和驯化。但是，从被认同为埃米莉化身的老凯茜身上期望某些发人深思的曲解，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这里，主要的古怪之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呼啸山庄》主要的古怪之处——在于凯茜对待希思克利夫和埃德加·林顿的态度。在她与埃德加订婚的那个晚上及在希思克利夫回来后她的行为中都有所表示。怪就怪在凯茜期望“占有他们俩”，认为这种期望是完全“正常的”，并因希思克利夫和埃德加都不同意这样的三人姘居而感到非常愤怒。

第一个关键的情节是非常尴尬的，正如许多具有无法忍受或须受检查的意义和负担的情节通常都非常尴尬一样。一次偶然的受伤使凯茜有机会接触了画眉田庄欢乐的、怡人的和文明的社交生活以及温文尔雅的埃德加·林顿。从此以后，她采取了“并不真地打算欺骗任何一方的双重性格：在林顿家的时候，她掩饰其“粗野的一面”，而跟希思克利夫在一起的时候却放纵自己。这个问题在小说第九章得到了描述。她同意嫁给埃德加，因为他英俊、年轻、风趣、活泼、钟情、有钱。可是，当内利问她希思克利夫怎能忍受这场分离时，她的回答是爆发性的：

“他被人完全抛弃！我们分离！”她以气愤的声调嚷道。“请问谁

来分离我们？他们将会遭到米洛的命运！只要我活着，埃伦，谁也办不到！宁可地球表面上的每一个林顿都消失了，我也决不答应抛弃希思克利夫！哦，那不是我的打算——那不是我的意思！倘若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就不该成为林顿太太！希思克利夫今后对于我将跟过去一样重要！埃德加必须消除对他的反感，至少必须容忍他。”

她较没有说服力地继续论证说，通过与林顿结婚，她可以帮助希思克利夫发迹。她较真实的回答是那个开始的和本能的回答：即她当然可以拥有两个情人。如今，她又回到那奇怪的空想领域，逐渐地推向小说最著名的词句：

“……我无法说得清楚，但是，你和每个人肯定都认为，在你之外还有，或应该还有另一个你的存在。如果我完完全全包容在这儿，那么，上帝创造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一直都是希思克利夫的痛苦，而且，我对每一个痛苦从一开始都注意到和感受到了。生活中真正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他本人。倘若其他所有的人都死了，而他还活着，我将继续活下去；然而，倘若其他所有的人都活着，而他死了，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将变成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看来我就不该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对林顿的爱犹如树林子里的绿叶：我非常清楚地懂得，时间会改变它，正如冬天能改变树木一样。而我对希思克利夫的爱恰似树林底下恒久不变的磐石：一种见不到的快乐的源泉，然而却是必不可少的。内利，我就是希思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在我心中，不是作为一件乐事，也不见得比我对自己更是一件乐事，而是作为我自己的生命。因此，别再提我们的分离了，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从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了解到这种分离该是多么“不现实”。凯茜谈及她“经常沉迷于其中一个情人的懦弱的性情和另一个的邪恶的天性”。但是，两个情人——懦弱的丈夫或暴躁的、报复心重的希思克利夫——都不同意和解，于是凯茜简单地选择死亡。起初，她的决定似乎是荒谬的，因为看来它主要是根据神经质的激怒和愠气而作出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决定是强加于她的，更深一层的理由是：除非她拥有这

两个男人——她生命中的两个和解的男人，否则，她就不能活。

这种幻想意味着什么呢？希思克利夫在3人一组中的特殊地位是什么呢？从相当公开的和乏味的意义上说（至少对标准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读者是乏味的），希思克利夫是初恋，是与已经失去的旷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童年的伙伴。凯茜和希思克利夫这两个孩子长大了，“像野蛮人那么粗野”，并且纯粹信奉异教。后来，在凯茜自杀性地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时，她渴望着昔日的自由：“但愿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小姑娘，相当野蛮、鲁莽和自由自在，对任何伤害放声大笑，而不会因之大发雷霆！”

从较不公开的，但更具说服力的意义上说，关键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性的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大概没有发生过婚外性行为。凯茜和希思克利夫（他自己的阳刚气是十分明显的）都强调埃德加·林顿的懦弱；小说也反复强调窗子、上锁的门和钥匙，强调火与冰的共鸣。责任、仁慈、怜悯、慈爱——这些是埃德加所不得不给予烦躁不安的和临终的凯茜的。“想象他能以自己微不足道的照料使她恢复健康，无异于在花盆里种上一棵大橡树，并期望它能成活！”然而，凯茜爱上埃德加·林顿，并要嫁给他。她的合乎情理的渴望是既拥有埃德加·林顿的体贴和明智的伴侣关系，又拥有希思克利夫的性能力。她的错误当然是在这样的性能力中认识到一种无名分的、游移不定的和“许可”的恋情。假定作者还看出这种错误的性质——尽管只是模糊地看到，这是合情合理的。埃米莉·勃朗特头脑清醒地构想出一桩性欲和温情相结合的姻缘。但是，只有在开始学文化的驯服了的野蛮人哈里顿·恩肖弱化的灵与肉中才实现了这一构想。

在确实获得基本真理之前，古怪的和发人深思的曲解的条件当然不止这些。因为，当埃德加·林顿和希思克利夫两人都必须留住的时候，小说所想象的，恰好是我们的精神最深刻的矛盾和肉体最对立的态度和的谐：一方面是社会的、伦理的、有意识的、理性的和法律的（以及这些带来的一切慰藉）；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自在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和返祖的（以及这些表示的一切生命）。这是个性内部的调和，但与社会行为有关。社会推崇的并实际上支配的另一种调和是驯服，而不是平衡；是战胜，而不是共存。这也是《呼啸山庄》最后几页以完全有意识的、无疑很

聪明的方法所推崇的。教育和社会胜利了；原始的精力受抑制，几乎被抹杀了。然而，在小说最重要的那几页中，梦想实际上是幸福的共存梦想——共存多于和谐——此中，什么也没有失去。人们可以享受到抑制和理智的乐趣。但是，不法的和无意识的自我仍然任其自由自在，依然是不顺从的、完好无损的和活蹦乱跳的。

哈佛大学

艾伯特·格拉德^①

^① 艾伯特·格拉德是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多年来一直是哈佛大学的英语教授，最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的《小说家康拉德》（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小说《旁观者》（大西洋月刊出版社）都出版于1958年。

第一章

1801年。

我刚刚拜访了我的房东回来——那位将使我不安的孤独的邻居。这儿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就是走遍全英格兰，也不相信自己能选定这么一个完全远离尘嚣的地方。这是厌世者的理想的天堂，而我和希思克利夫正是分享这种荒凉的合适的一对。他是个顶好的人！当我骑着马赶到他跟前时，看见他那双黑眼睛在眉下多疑地缩回；当我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时，他的手指提防似地更深地插进他的背心里。这时，他根本没有料到，我已经对他产生好感了。

“你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吧？”我说道。

他只是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我是洛克伍德，你的新房客，先生。我一到此地，就尽快地赶来拜访你，以示敬意。但愿我执意租住画眉田庄的事不至于打搅你吧。昨天我听说你有些顾虑——”

“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先生，”他打断我的话，避开了我的话题。“只要我能够阻止，我就决不容许任何人来打搅我——进来吧！”

“进来吧”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流露出“滚！见你的鬼去吧”的情绪，甚至连他俯身其上的那扇篱笆门也不对这句话表示同情而移动。于是我想，情况决定我接受他的邀请。我对这位看来比自己还要缄默的人很感兴趣。

他看到我那匹马的胸部快碰到栅栏时，确也伸手去解开门链，然后抢在我的前面走上石子路。我们进入院子时，他喊道：“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拿点酒来。”

“看来他全家就只有这么一个仆人了，”这是我从这一双重命令得出的印象。“难怪石板缝间长满了草，只靠那些牛来修剪篱笆。”

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年迈的人，也许很老了，虽然身体还

很壮实。“上帝保佑我们！”他把我的马牵走时，满脸不高兴地低声自言自语道。同时，他愠怒地直瞪着我，以致我善意地猜想，想必他消化食物需要神的帮助。不过，他求上帝保佑的虔诚的叫喊与我的不意来访毫无关系。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住处的名称。“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乡土形容词，描述这地方在暴风雨的天气里所经受的大气的骚动。他们这儿一年四季确实一直流通着纯净、凉爽的空气；从房子尽头那几棵过度倾斜的矮小的冷杉树以及从那排枝条全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仿佛渴望着阳光的施舍的稀疏的荆棘来看，人们可以猜想出北风劲吹的威力。幸亏建筑师有远见，把房子建得很坚固：狭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入墙里，墙角都有突出的大石块防护着。

在跨进门之前，我停下来欣赏房子的正面，尤其是正门旁边大量风格奇异的雕刻。正门上方，在无数破碎不全的鹫头乙狮和没羞的小男孩^①雕像中，我发现了“1500”年份和“哈里顿·恩肖”的名字。我本想稍作评论，并向粗暴的主人询问这地方的简史。可是他在入口处的那副神态，看来是要我要么赶快进去，要么干脆滚蛋。在参观内院之前，我可无意惹他生气。

不用穿过门廊或通道，我们一迈步就跨入家庭起居室。他们别出心裁，把这儿称为“屋子”。它一般包括厨房和客厅。不过，在呼啸山庄里，我想厨房被撤往别处去了。至少，在屋里更深处，我隐约听出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和厨房用具的碰击声；同时，我还注意到大壁炉附近没有任何烤、煮、焙的痕迹；也见不到墙上挂着闪闪发亮的平底铜锅和锡漏勺之类。屋子的另一端，在一个大橡木橱柜上，确实摆放着一叠叠白镏大盘子，其间夹杂着银壶和银酒杯，一行行高高地堆起，直垒到屋顶。它们光彩夺目，反射出光和热。屋顶从未曾铺过天花板，整个构架全然地暴露在好奇的目光之下，只是其中一段屋顶被挂满燕麦饼和一串串的牛腿、羊腿和火腿的木框遮住。壁炉上方是各式各样糟透的老枪和几条马枪。而且，为了装饰，沿壁炉边排列着3个彩得俗气的茶叶罐。地板是用光滑的白石板铺成的。制作粗糙的高背椅子漆成绿色，一两张笨重的黑椅子藏在暗处。橱柜下面的拱洞里躺着一条很大的猪肝色母猎狗，被一群尖声号叫着的小狗包

① 这儿指小天使。

围着。还有别的狗在其他隐蔽处出没。

这样的房子和家具要是属于一个朴实的北方农民——生就一副倔强的模样，四肢发达，适合穿短裤和绑腿套，那倒不足为奇。坐在扶手椅子里的这个人，他那杯啤酒起着泡沫，摆在他面前的圆桌上，只要你在饭后适当的时候走出去，总可以在这些山冈上方圆五六英里的范围内看见他。然而，希思克利夫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了奇怪的对照。外貌上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普赛人，衣着和举止方面却是一个绅士。也就是说，像许多乡绅那样的绅士，也许，相当邈遏，但并不因他的不修边幅而显得有什么缺陷。他有着挺拔漂亮的身材，相当忧郁。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有几分粗野不文的傲慢，我心中的怜悯之情告诉我，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本能地知道，他的冷淡是由于对明显的感情流露——对彼此之间的亲昵表示厌恶。他的爱与恨都是秘密进行的，并认为再次被人爱或被人恨都是一种鲁莽的行为。不，我太心直口快了，我太随意地把自己的性格特征施与他了。希思克利夫先生遇到陌生人时总是把手藏起来，他这样做也许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理由。我的性格堪称古怪的了。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说我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舒适的家。直到去年夏天，我才证明自己完全不配有这么一个家。

当我正在海滨享受一个月的好天气时，我结识了一个最最迷人的姑娘。在她尚未注意到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在我心目中是真正的女神。我“从未用语言来表达我的爱”；然而，如果眼神能传情的话，最十足的白痴也能看出我已深深地坠入情网。她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思，并向我传递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甜蜜的秋波。那么，我做了些什么呢？我羞愧地承认，自己像一只蜗牛似地冷冰冰地缩成一团。她每看上我一眼，我就退缩一次。我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疏远。直到最后，这位天真、可怜的姑娘摸不着头脑，怀疑起自己的理智来了，对自己的错觉感到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于是便劝她母亲一块溜之大吉了。由于我这一古怪的性情，我得了个蓄意冷酷无情的坏名声。多冤枉啊！只有我自己才心中有数，真是哑巴吃黄连。

我在炉边的一端坐下来，房东坐在另一端。为了消磨这段沉默的时间，我试着去抚弄那条母狗。它已经离开那窝狗崽子了，正贪婪地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龇牙咧嘴，白牙上涎着口水，巴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我的抚弄激起了它发自喉咙的一阵长嗥。

“你最好别碰那条狗，”希思克利夫也跟狗一起咆哮道，脚用力一跺，以抑制更凶猛的感情流露。“它不习惯受人娇纵——不是当作宠物而养的。”接着，他阔步迈到一道边门，又喊道：“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下室深处含糊地应着，却没有上来的迹象。于是他的主人便快步闯入地下室去找他，丢下我去面对那条凶恶的母狗和一对狰狞的长毛护羊狗。它们对我的一举一动虎视眈眈，小心地提防着。我不希望被狗咬，所以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然而，因认为它们不会理解缄默的危害，于是我一直不幸地跟这3条狗挤眉弄眼，扮鬼脸。我的脸部表情的某些变化大大地激怒了那条母狗，它顿时勃然大怒，跃到我的膝盖上。我粗暴地将它推回去，赶紧拉一张桌子来抵挡。这一举动简直捅了马蜂窝，6条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四脚魔鬼一下子从隐藏的狗窝窜到起居室中央。我觉得我的脚后跟和衣服的下摆尤其是它们袭击的对象。于是，我一面尽量有效地用火钳挡开较大的狗斗士，一面不得不大声地向这家人求援，请他们出来重新维持秩序。

希思克利夫和他的仆人以令人焦急的冷静爬上了地下室的台阶。我想他们并不会比平常快一秒钟，尽管炉边响起了一片混乱的救命声和狂吠声。幸亏，厨房的一个人火速赶到。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长外衣卷起，光着胳膊，两颊通红，挥舞着煎锅冲到我们中间。她使用的武器和吆喝确实见效。这场风波竟奇迹般地平息下去了。她的主人赶到现场时，她只是待在那儿，心口像强风吹过的海面那样上下起伏着。

“究竟是怎么回事？”主人问道。在这样冷淡的待客之后，他还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态度瞅着我。

“究竟怎么回事，真是！”我咕哝着。“先生，你那些狗比那群被鬼附着的猪^①更着魔。你不如把一个陌生人丢给一窝老虎好了！”

“你如果不碰它们，它们是不伤人的。”他说着，把酒瓶放在我的面前，将挪开的桌子搬回原位。“狗时刻警戒着，这是无可非议的。喝杯酒吧！”

“不，谢谢。”

^① 此句出自《新约全书》第八章32—33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没有被咬到吧？”

“要是我被咬到了，那条咬人的狗的身上可就要留下我的印记了。”希思克利夫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得啦，得啦，”他说道，“你受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点酒。我们家的客人太少了，因此，我乐意承认，我和我的狗几乎都不懂得怎样接待客人。祝你健康，先生！”

我鞠躬致谢，回敬了他的祝酒。我开始觉得，因为那群狗的不端行为而坐在那儿生闷气是愚蠢的；况且，我也不愿让这家伙进一步地拿我开心，因为他的兴致已转向这方面来了。也许，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觉得得罪一个好房客太傻了，于是谈话中便以删去代词和助动词的简洁的方式来缓解一下紧张气氛，并提出了自以为能使我感兴趣的话题——叙述了我现在的退隐之处的优缺点。我发现他对我们提及的话题很精明。于是，在我回家之前，我一时兴奋，竟自告奋勇地提出明天再来拜访。显然，他不愿我再来打扰。无论如何，我还会再来。跟他比较起来，我觉得自己多么善于交际，这实在令人惊讶。